

地球末日拯救隊

(七) 雷霆萬鈞的砂碛軍團

砂碛隊長是一個很有威望的領隊。他手下有成千上萬的砂碛軍團，一旦號召動員起來[微软用戶1]，聲勢浩大，而且團隊裏面每個人都表現勇悍，萬死不辭。他們在海洋到處遊弋時，連群結隊的[微软用戶2]，哪怕是怎樣的狂風惡浪[微软用戶3]，都經受得了。砂碛軍團成員如果接受岸上的任務，就會變身成爲威風凜凜的紀律部隊，出入自由，莫之與競。

海白、蘇珊、以至雅堅、泰迪、奧巴他們都設想過，怎樣可以[微软用戶4]在浩瀚的星辰迴環之中，來往自如；也曾[微软用戶5]考慮過，在黑洞和蟲洞之間怎樣遊走。可是這天羅地網是如此恢宏，時間又是那麼快速難以駕馭，最輕的光子以絕對的高速飛馳，從地球到太陽之間也 [微软用戶6]要六秒多鐘的時間，遑論在外太空到處翱翔了。

他們不知道的，只有砂碛知道。或許威豪叔叔也是知道的。他們兩人，儼然是地球末日拯救隊裡，隊長和副隊長資格的領航長官。

在地底實驗室裏，有一個模擬宇宙運行的圓錐形建築，裏面各種有關數理化生最先進的實驗儀器都包羅萬有。在偌大的展示室中間，有太陽系的運轉模型。最令人矚目的， [微软用戶7]是這太陽系的空間遼闊得驚人。太陽外面的十二個行星在同心的軌道上按著同一個方向繞著太陽不斷公轉，而自己又各自旋轉。最外面的三個行星，還是近二、三百年才陸續發現的。它們都體積較小。排在第九位的是冥王星，與太陽的距離是太陽半徑的一萬倍！在實驗室的另一端，是原子構造的模型。構成萬物的原子中間，是一個很重的、而且帶著正電的原子核，在外

面圍繞著帶有負電的小電子，它們在電力的牽引下，在不同的軌道上繞著原子核飛快地轉動。但電子既有粒子的質量，又屬於電磁波，不一定在某特定的軌跡上運轉。在電子的軌跡上，任何個別的位置，都只代表電子存在的概率而已。但是在原子核和各電子的軌跡之間的距離又是十分遙遠的。比如原子在聖彼得大教堂的中央，大小像一顆蠶豆，那末電子軌道，就像在教堂的四周牆壁上，中間空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就只靠正負電力的互相牽引，讓電子不會輕易被外物吸引過去。就以在宇宙中第三多的氧原子來看，在原子核外面有八個電子繞著它轉，最外面的電子與原子核的距離，大概是原子核半徑的十萬倍！可見原子也是一個非常空曠的結構。但為什麼固體物件觸摸起來如此緊密結實呢？原子核比較[微软用戶8]電子重幾千倍，太陽也比行星重幾千倍。雖然太陽系有一百萬億公尺的直徑，而原子只有一百億分之一公尺的大小；但太陽系和原子比較起來，這[微软用戶9]是兩個看上去非常相似的結構。這是一個跨越一萬萬億億倍（二十四個零）尺度的對稱。

原子裏像有太陽系。太陽系裏當然有原子。

這天，海白隨意閒逛到展示室，往裏一瞧，沒想到看見砂碇隊長正向一群軍團成員作講解，正說得津津有味。隊員們都用心聆聽。二百多人整齊地排列在一起，穿上英偉筆挺的制服，顯得十分醒目。海白好奇心起，匆忙間閃身到柱後靜靜地聽著。只聽得砂碇隊長繼續解釋道：

“我們是由許許多多的分子構成的，每個分子又是由許許多多原子構成的。宇宙也是由許許多多銀河系構成的。每個銀河系又是由許許多多個太陽系構成的。浩瀚迴環星辰，從何而來，往何而去？我今天向大家提出的，就是‘宇宙恢宏蟲洞，終極穿梭極盡窮’。這是我們軍團的絕密口訣。原子裏面的電磁力，就相

當於宇宙裏面的重吸力。這就是宇宙世界的對稱性。我們可以從一顆細砂中看到宇宙，也可以從一朵野花裏窺見原子，把無窮握於掌上，把永遠持於瞬間。當高速電子的軌道改變方向時，會發放電磁波光子，逐漸失去能量。一個電子急速地繞著原子核旋轉的時候，不發[微软用戶10]放任何能量，就像在真空裡億一樣，沒有任何磨擦力，因此能繼續轉動，離心力剛好抵消原子核的靜電引力。電子也是一種波幅，當它的波長剛好達到一個軌道上的波幅的時候，就會進入一個穩定的狀態。每個電子都處於某個不重疊的穩定軌道中時，這[微软用戶11]物質的性質就相對穩定。我們要游走于時空之間，就是要從一個穩定的狀態，經過激化把物質轉變，然後通過蟲洞跳越時光旅程，進入另一個介面。”

隊員們都屏息聆聽。海白也感到詫異。他大概感覺到，砂碇隊長是要向隊員們點破，游走於地球上各地與[微软用戶12]及返回到海底實驗室的竅門。這方法他是知道的。威豪叔叔在他進入實驗室的第一天，早已把方法告訴他了。但海白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這表面上看來，只是按一下臂彎上裝置到皮膚下面的神秘按鈕，就可以達成時空的轉移。但後面隱藏的，是什麼科學道理？

海白照說是不應該滯留在那兒偷聽的。不應該知道的事不要知道。但他實在沒法抗拒這求知的衝動。他身心不一，雙腳好像凝固在地上，絲毫沒有離開的意願。

砂碇隊長繼續說道：“原子裏面的電磁力，當然不能跟宇宙裏面的重吸力相比。電磁力比重吸力要強一億億億億倍，即十的四十次方。原子分裂時，釋放出來的能量更是無比驚人。粒子結合時，也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物質加能量的總和是永恆不變的。能量可以變成物質，物質可以變成能量。對宇宙間潛藏的

暗物質和暗能量，我們這一代的人類對它們的認知還渺小得很。”

“宇宙膨脹的速度遠比我們以前所知的爲[微软用戶13]快，但空間的膨脹不可以[微软用戶14]是無止境的。宇宙膨脹到一定的時點，到了某一個多維的扭曲的空間裡的奇異點，就會要再倒過來收縮回去，最後變成黑洞。如果把任何事物放在超巨型的顯微鏡下，你們會發覺，你們每個人的身體都是“千瘡百孔”的，空間大到不得了。四維時空之間，也是充滿了孔洞。但這不應叫蟲洞，應該是通往另一維的時空交集的通道，包括我們的思維。一切波幅射線，當達到某種短波的程度後，就可以穿透任何事物直接抵達另一處的。我們穿牆破壁的設計，就是要把事物縮小，打扎成爲可以穿越時空的小包，通過放射器穿過所謂蟲洞到達目的地，再還原這件事物。傳真機、數碼廣播、光電聲波技術把個別的質效傳到太空上的衛星後，再把訊息按編碼收回後還原。你們軍團的成員也是按這個原理，超越介質，穿過萬維網到處去。你們一旦參加這個軍團，在行動時就要抹殺在地球上的社會身份。我們的任務是拯救地球，免於一次又一次的末日災難。你們的任務，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理解任務性質後要堅決執行，非達成交付的任務不可，而且要不惜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要互相幫助，要忘我無知[微软用戶15]私地努力工作。在海洋裏，你們要做好食物鏈交付給你們的任務。在地球表面，你們要做好我們總部指派的各項任務。”

海白聽到這裏，有點不寒而慄。原來他和蘇珊等人在地球上到處游走，和他們將來回到外太空去，都是同一個原理。要把身體各系統器官打包捆綁壓縮，通過蟲洞繞開介面轉移到另一個時空交界，再把這些分散的零部配件重新組合起來。理論上這做法和以數碼化的方式發放音頻、視頻和數據資料，在發送和接收的過程中，跟這個技術原理沒有什麼兩樣[微软用戶16]。但從海底實驗室轉移到地

球表面上任何一處，以至從地球表面的什麼[微软用戶17]地方轉移到海底實驗室，那還是比較容易辦到的——反正離不開這個地球嘛！但是，跑到外太空去再回來？就以這麼一種方法？身體各系統器官還可以想像。那麼腦袋裏面的記憶體呢？那包括知識、經驗與及性格、心理、態度等屬於靈魂這一類的東西，又如何打包捆綁呀？可能這種技術，在人類進化到某一階段以後，才能夠達到。但他們怎樣從將來的後階段回到歷史的前階段，從將來老遠地跑回到從前來，海白就是弄不懂！但目前弄不懂，[微软用戶18]不表示這種超越時空的技術科學將來不可行。目前的人類腦子裏面的東西還不夠用。就好像石器時代的人類不知道什麼叫電腦。又好像一隻螞蟻在國會大廈裏面到處走，它就不可能知道這棟建築物的來龍去脈，更不用說要螞蟻知道什麼是“人類”這樣一種高等生物了。螞蟻如果有思想，它可能就把見到的一切歸納為上帝的創造。

海白有一種頓悟的感覺。他知道他不能夠再聽下去了。不然砂碇隊長知道後會有什麼反應，真是不可想像[微软用戶19]。在這兒的規矩，不應該知道的，就不要知道。但砂碇的軍團成員，在拯救地球這個使命上，又和所有其他拯救隊的成員一樣，這偉大的目標是一致的，是共同的。他們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最終他們這些人，都在聽誰的指揮？[微软用戶20] 海白就越發摸不著頭腦。

他跑回去找蘇珊商量。蘇珊笑著說道：

“你說得對呀。我們都有思想，我們都應該把見到的一切歸納為上帝的創造。這不違反我們努力追尋真理的渴求。這宇宙，古往今來不知道早已存在了多少個千億年，今後還會有多少個千億年在我們的面前。地球頂多還只有四十五億年。人類也不知道已經生生滅滅了多少次。我們所知道的，當代人類的文明，有文字記錄記載的，[微软用戶21]頂多是一萬年左右。我們何必擔憂宇宙的生滅呢。

我相信，生物繁衍生生不息，以前都不知道有過多少次的文明被摧毀，估計將來也還是會有新一代的人類文明發展起來的。我們地球，只不過是宇宙歷史長河裏面一個極小的星球，我們人類又只是極小的一個角色。何況人類又不是先從我們這一代開始，也不會從我們這一代結束。”

海白沉吟不語，緩緩地點頭道：

“是呀！你這話說得沒錯。但我們總得要找出終極的[微软用戶22]答案！我們總得要找到宇宙來龍去脈的秘密。我想，或許我們嘗試走進機密檔案室裡，或許可以找得到答案？” [微软用戶23]

頓了一頓之後，海白續道：

“最好是我們能夠出去走一趟。到外太空去，再返回來！要弄清楚誰派我們來的？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我們要接近造物主上帝！這一趟災難逃得過逃不過？如果逃不過，應怎樣去延續人類的生命？照我看，威豪和砂碇他們就知道的比我和你多得多呢！他們是我們的後代，是吧？”

蘇珊拍手道：

“對！就是這些問題。我和你都想到一塊去了。”

海白興奮起來，慫恿著蘇珊朝這個方面去想，因[微软用戶24]續道：

“對，我們不為什麼，就因[微软用戶25]為求知！就因為究竟！對的，人類生命的意義，豈[微软用戶26]不就是不斷地追問和探討生命的意義？”

這個尋找終極真理的念頭在他們的腦海中一旦出現，他們就再也遏止不住。他們發覺，對周遭發生的一切的關注，都變得有了意義。他們同時也決定了，不管怎樣，要生個孩子！要把追問人類生命的意義這件事[微软用戶27]，世世代代地延續下去！

這段期間，雅堅和泰迪的接班人陸續來了。他們在海底數萬里來回遨遊，過去都沒有怎樣溝通過。但經過海白和蘇珊的努力，同時游說得威豪、奧巴和砂碇他們[微软用戶28]也同意，在他們往返地球表面和海底的時候，可以結伴同行，有更多溝通的機會和方便。他們可以在海底的世界裏，互相呼朋喚友，互為導航，同時可以威懾那些來意不善的敵人。

沙甸魚成群結隊地出遊，更是必不可少。拯救隊和他們的軍團成員，可以發出咕嚕聲、啾啾聲和砰砰聲。所有海底的生物都能夠聽見。發聲的方法是通過振動魚鰭或尾部的肌肉，用以吸引同伴、嚇唬敵人和替他人導航。沙甸魚群以聲音作為同步行動的指示，以便雌性和雄性的沙甸魚同時產卵和排精，提高受精的成功率。拯救隊隊員們和沙甸軍團成員之間的訊息聯繫，就如同一個密電碼的系統，發收的功能連接到大腦皮層底下一個特定的記憶體那兒，用來演繹不同的資訊。

從某個角度來看，海底生物不僅會說話，而且它們的聰明才智，遠遠超過地面上人類的想像。沙甸魚群被沙甸隊長訓練到[微软用戶29]能夠記憶獵食物件的類型，一旦它們遭到過捕食者的攻擊，以後就知道躲避這類捕食者，而這種記憶可以維持數月的時間。一旦上鉤被抓而能夠脫險的話，有些聰明的魚類更會在一年之內都懂得躲避魚鉤。因此，他們在海底實驗室活動時，一點都不閑著，日積月累，以海洋生物的型態，活躍在物種進化的過程中。或許這是威豪叔叔和砂碇隊長為了下一輪海底生物的逐步進化，等待到氣候環境等各方面的條件具足之後，可以重新變成水陸兩栖的物種，再進一步登陸成為飛禽走獸，更進一步成為哺乳動物，然後蛻變為新一輪的人類，他們為物種進化的再次出發，正在做著長遠的準備。

蘇珊和海白的下一代，在格陵蘭島冰川地下城工程總部的綜合醫院內誕生時，整個總部的工程科技人員，都為這一對金童玉女似的璧人感到歡欣。他們誕下一對龍鳳胎。姐姐和弟弟出生，先後只相隔一、兩分鐘。當嬰兒滿月時，總部高層為他們召開了一個隆重的慶祝會。海白和蘇珊高興得不得了。他們正式在會上宣佈，把嬰孩命名為“求知”和“究竟”。英文名字倒簡單，女兒叫翠芝，兒子叫昭淨。

總裁是一個兩鬢斑白的蘇格蘭人，是在愛丁堡大學研究基因工程和藥理學的學術權威。他在演說時，熱情洋溢地祝願海白和蘇珊，希望他們的一對兒女[微软用户30]在充滿幸福和慈愛的環境下茁壯成長，為他們建設冰川地下城的人類大業帶來良好的祝願。這次的慶生派對就設在冰川的崖邊上。工作隊員們還特為安排了一個餘興節目，幾十人分成三組，穿上攀登冰川崖的全副武裝[微软用户31]，每人一個雪鋤，穿著有釘眼的攀山鞋，表演冰山攀洞掛鈎穿繩的接力賽。

眾人接力，把一個又一個教授級的高層管理和貴賓們送上冰川的崖頂上，然後在[微软用户32]上面一聲令下，燃放煙花，把半個黃昏的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晝。煙花一個接一個往上放，嘶嘶的聲響此起彼落，然後在天空中綻放出一個又一個設計精美的圖案，好一幅人間仙境。

海白心想，這場景就好像 [微软用户33]在壓縮了億萬年的歷史上回過頭來看世界。為了美好的明天，人類到了這危急存亡的關頭，非要全力以赴共渡難關不可。舉頭但見四周茫茫無際的冰層，一年復一年[微软用户34]增長，冰的裂縫滲著緩緩溶解的流水，就像有一種魔力，令人置身在遠古的歷史洪流中，感覺到個人的力量原來如許渺小。眼前的一大群同僚，熱鬧非凡言笑喧鬧，他特別感到溫馨

和親切。

就在各人[微软用户35]咫尺之遙，遠處[微软用户36]懸浮在冰蓋的冰湖上那[微软用户37]懸崖 [微软用户38]，暮色四合，仿似有多少霧靄從遠方冉冉地飄來，在人們都還不知覺之間，把整個冰川籠罩起來了。

各人的頭額上、鼻尖前和眉毛間，都長有小冰柱在上面，寒氣襲來。可惜這些冰川卻在全球暖化的過程中正慢慢地冰消雪融。就在他們這冰崖上的對過[微软用户39]，在暮色蒼茫中，可以見到那邊的一大片冰牆正在緩慢地崩塌，偶爾傳過來鬱悶的咆哮聲如雷[微软用户40]。當然這又和他們這幾萬人的工作隊聚集在這方圓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工地上，鎮日價排出高碳廢氣，因而使氣溫上升有直接關係。[微软用户41]破冰船在冰川上行駛，也有危險的[微软用户42]。眼前會得[微软用户43]突然一大塊冰牆倒塌，工地上便會拉上淒厲的警報聲。這事情偶爾也會發生。

工作隊裏的年青人們，也不知道其中有那些是砂碛軍團的成員，都喜歡“冰川暴走”。他們不怕危險，反倒認為這樣很刺激。工餘時，他們會駕著四驅車在冰原上到處開車顛簸，沿著蜿蜒的山路飛馳。在慘白的天色下，冰原一望無垠，坐上越野車馳騁，哪怕冰川下就是厚厚的累積了幾十億年的火山灰。在懸崖上縱目四顧，白皚皚的冰河高原平坦無際，但山下隱藏著遠古火山的深谷。開車下山時，偶一不慎掉下去，可以粉身碎骨的。但這種危險反倒像是一種刺激。週末到了，山丘上的冰川看過去都是紅男綠女，像是參加攀冰訓練營一樣，歡快地踏冰開嘉年華會，好像都忘記了他們來到這裏駢手砥足工作，目的[微软用户44]是爲了拯救地球而來。